

論現代湘語中的哈泰之別 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吳瑞文*

本文利用《切韻》這一音韻框架，探討現代湘語方言中蟹攝一等重韻，也就是哈韻與泰韻的區別，並進一步嘗試重建原始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原始形式（proto form）。關於湘語是否保存哈泰兩韻的區別，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的看法，這是本文的研究動機。本文將以更多湘語語料為基礎，觀察哈泰兩韻的層次，並提出我們的看法。本文的研究課題為歷史語言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此外本文也將採取層次分析法，對湘語的語言層次進行剖析，利用可靠的音韻層次進行比較研究。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現代湘語具備「區分哈泰」這項一等重韻有別的特徵。原始湘語的哈韻可以擬測為*vi 而泰韻則可擬測為*ai。這項特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南方方言，也就是六朝時期江東方言。

關鍵詞：現代湘語、重韻、哈泰、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On Xāi/Tài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Xiang

Wu, Rui-We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By using the phonological framework of *Qie Yu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ouble rhyme of Xiè Shè Grade I in modern Xiāng dialect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Xāi(𪛗) rhyme and Tàì(泰) rhyme, and furth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common forms (proto form) of the two rhymes in early Xiāng language (common Xiāng).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modern Xiang languages distinguishes the two rhymes of Xāi and Tàì, which i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of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from the past century till now, the article observes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the two rhymes, and proposes our opini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is article i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modern Xiang dialects hav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distinguishing Xāi and Tàì”. The early form of Xāi rhyme in proto Xiang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ni and the Thài rhyme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ai. This fea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dialect located in the south China, that is, the so called Jiangdong dialec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Keywords: Modern Xiāng Languages, Double Rhyme, Xāi and Tàì,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論現代湘語中的哈泰之別 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吳瑞文

一、前言

本文利用《切韻》所顯示的中古音韻框架，探討現代湘語方言中蟹攝一等重韻，也就是哈韻與泰韻之間的區別，並進一步嘗試重建原始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原始形式（proto form）。同時本文也將透過原始湘語的擬測，具體地說明從古到今湘語所發生的語音變化（sound change）。

湘語，或有人稱湘方言，是一種現代的漢語方言，分布於中國湖南省、廣西省北部以及四川省，由於是湖南省的代表方言而稱為湘語。首先將湘語視為一個獨立漢語方言大分支的是李方桂，他在《中國年鑑》（*The Chinese Year Book*）中將漢語方言分為八類，湘語是其中之一，這個說法已被學界廣泛接受。¹從地理上來看，湘語分布於湖南省的湘江、資江流域，以及沅江中游少數地區。另外，廣西省北部的興安、灌陽、全州及資源等四縣也有湘語分布。再者，四川省約 46 縣市的一些局部區域也使用湘語，屬於方言島性質。

關於湘語的地理分區（areal classification）問題，從上個世紀迄今有好些不同的

* 本文的初稿曾經在 2020 年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2020.11.28-29）上宣讀，感謝講評人王本瑛教授給予的寶貴建議。投稿後獲得三位不具名審查人的意見及建議，使本文得以更加完善並減少疏漏。若干觀念方法上容有仁智互見之處，亦於文中回應，並申謝忱。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湘語與六朝江東方言的歷史關係」（MOST 108-2410-H-001-045-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¹ Fang-Kuei Li(李方桂),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ed. Chao-ying Shih and Chi-hsien Cha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pp. 59-65.

意見。根據鮑厚星、陳暉最近的看法，湘語可以分為五片：²

1.長益片：分布於湘江、資江的中下游，包括長沙、株洲、湘潭、寧鄉、望城、湘陰、汨羅、岳陽部分、南縣、沅江、益陽、桃江、安化東部、安鄉南部、瀏陽西部、平江的岑川江等地區。益陽、桃江、安化東部為資江流域，南縣、沅江、岳陽部分為洞庭湖濱，其他則為湘江流域。

2.婁邵片：分布於湘中和湘西南一帶，包括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冷江、新化、安化西部、邵陽、邵東、新邵、隆回南部、綏寧南部、武岡、城步、新寧及洞口東部黃橋鎮和金田、楊林兩鄉。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分布在湘江支流漣水中上游，冷江、新化、安化西部分布於資江中游，其他則分布於資江上游。

3.衡州片：衡陽、衡南、衡東、衡山、南嶽屬於這一片，位於資江上游。

4.辰溆片：分布於辰溪、溆浦、瀘溪三地，主要是沅江的中游。

5.永全片：東安、祁陽、祁東、江永、道州、江華、新田、零陵、雙牌、寧遠（以上湖南省）及全州、興安、灌陽、資源（以上廣西省）。

整體而言，湖南省除了以上提到的湘語之外，還有其他漢語方言分布，包括西南官話、贛語、客家話、湘南土話、鄉話等。屬於少數民族的非漢語方言則有苗語、土家語、侗語及勉語等。

如何確認某個方言是湘語？目前學界採用的判斷方式仍以中古全濁聲母的語音表現為準。³簡言之，中古全濁塞音和塞擦音不論平仄今讀為不送氣聲母者，或仍讀帶音者，都可能屬於湘語。其中已經清化為不送氣聲母者為新湘語，仍保留帶音者為老湘語。學者已經從實務操作中了解到，單單利用全濁聲母這個歷史條件，可能

² 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方言》3（2005.8），頁 261-270。

³ Fang-Kuei Li,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pp. 59-65; [日] 辻伸久：〈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布〉，《中國語學》226（1979.11），頁 1-12；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66-187，原刊《清華學報》14：1、2（1982.12），頁 257-273；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頁 261-270。

不容易與吳語區分，因此還可參考聲調上的分化。⁴一般而言，湘語只有平聲與去聲分陰陽，聲調為六調（長沙）或五調（雙峰）；至於吳語則四聲各分陰陽，多數為七調（蘇州）或八調（紹興）。

整體而言，綜合丁邦新⁵及鮑厚星、陳暉的看法，辨識湘語的標準可以是：

若有一個漢語方言，古全濁類聲母今讀不送氣清音聲母或帶音聲母，古入聲韻尾消失，同時古平聲分陰陽或去亦分陰陽者，它可能就是湘語。

請留意這個標準主要是以漢語音韻史為依據的歷史性條件，在性質上屬於「分群」(subgrouping) 的概念。

本文所說之現代湘語，即以分布於湖南省核心區湘語的長益、婁邵、衡州及辰溆四片為主，亦即本文語料取材之主要範圍。之所以如此選擇的理由有二：第一，這四片湘語已經陸續出版了兩個不同系列的專點描寫語料，材料充實完備，值得加以比較並參照。第二，核心湘語也已累積了若干通盤性的專書，主題涵括語音、詞彙、音韻層次、祖語擬測等。可以說，現代湘語不論是共時描寫或是歷時發展兩方面，都已經奠定了相當良好的基礎。在如此有利的研究背景之下，現階段正適於採取學界最新的觀念與方法，針對湘語的歷時發展——包括歷史層次及早期來源——進行更具理論意義的探討。⁶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回顧現代湘語哈泰兩韻的前人研究，第三節為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分合情況，第四節從同源詞角度談現代湘語中四個屬於中古哈韻的鑑別詞、第五節探討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的語音演變，第六節為結論。

⁴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頁 166-187；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頁 261-270。

⁵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頁 171-175。

⁶ 我們留意到湘南地區的土話或鄉話方面的材料也累積了不少，我們將視研究之具體需求，在必要時納入一併觀察。至於廣西北部永全片及四川境內的湘語方言島，主要是從湖南省核心地區向外遷移。在語言源流相對明確的前提下，我們暫時以核心湘語的語言現象為主。總而言之，本文使用非核心湘語的語料時，主要是參考性質。

二、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研究之回顧

(一) 哈泰兩韻在現代湘語中的分合

關於現代漢語方言中蟹攝開口一等哈泰兩韻的區別，最早且全面的研究，應推王洪君〈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⁷根據這篇文章，若只觀察白讀層的現象，湘語屬於第二／三型，具體內涵是「哈（見系／非見系）＝泰（見系）≠泰（非見系）＝皆佳」。簡單來說，就現代湘語而言，哈韻與泰韻在非見系字後可以區別，例如雙峰方言端系的「袋」*due6* 韻母與「帶」*ta5* 有別，而見系的「開」*kue1* 則與「蓋」*kue5* 韻母相同。

稍後從事湘語歷史音韻的學者，對於湘語中是否存在重韻的區別，則有較為分歧的看法，底下略加介紹。周賽紅在他的博士論文《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指出「現代湘方言不區別重韻，我們的研究是從重韻合併開始的」。⁸基於這個觀點，當他論及蟹攝的演變時便說「蟹攝二等韻可以構擬為-*rai*；蟹攝一等韻構擬為-*ai*。演變從這裡開始」。⁹換句話說，周賽紅將現代湘語中哈泰的演變起點都設定為*-*ai*，則顯然現代湘語不能區別蟹攝一等哈、泰重韻。

近來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一書利用歷史層次分析法，針對果／假、遇、效／流、咸（舒聲）／山（舒聲）、宕（舒聲）／江（舒聲）、梗（舒聲）等韻攝的歷史層次加以分析。彭建國在研究咸、山攝舒聲韻的歷史層次時提到「現代湘語中任何一種方言都不能區分重韻，也看不出任何區分過重韻的痕跡」。¹⁰從上下文來看，這段文字應當謹慎地理解為專就咸攝一等重韻談覃、二等重韻銜咸、山攝二等重韻刪山等立論，並不涉及蟹攝一等哈泰兩韻在現代湘語中是否存在區別。¹¹另外

⁷ 這篇論文原發表於《語言研究》1999年第1期，修訂後收入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487-506。本文引用的是專書，惟於文獻回顧時以期刊論文先後次第排列，以呈現這一議題之學術發展，特此說明。

⁸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5），頁85。

⁹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頁93。

¹⁰ 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219。

¹¹ 最近已經有學者撰文探討現代湘語中咸攝一等覃談的區別，結論認為現代湘語在咸攝一等舌根音聲

較為可惜的是，彭書並未針對蟹攝一等重韻本身進行完整的音韻層次分析，因此不容易窺知作者對於「現代湘語哈泰兩韻是否能夠區分」這個議題的具體看法。

柯蔚南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根據湘鄉、雙峰、婁底、漣源、安化、新化、溆浦、辰溪、瀘溪、會同等 10 地 12 個方言材料，全面地擬測共同中部湘語 (Common Central Xiāng) 的早期形式。¹²其中有以下的韻母對比：帶**tai*₅、艾**ɲai*₆ (以上泰韻)；開**khɔi*₁、愛**ɲɔi*₅、代**dɔi*₆、裁**tsɔi*₁、來**lɔi*₂ (以上哈韻)。共同中部湘語**ɔi* 韻母的同源詞全部來自中古哈韻，由此可知早期湘語可以區分哈泰兩韻。

劉祥友《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一書同樣以歷史層次分析法探討湘南土話的語音現象。討論蟹攝歷史層次時，劉書主要關注的是蟹攝一、二等是否存在對立。儘管劉書使用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¹³的中古音擬測，將哈韻擬測為**ai*，將泰韻擬測為**ai*，但並未具體地指出現代湘語中蟹攝一等哈泰重韻究竟如何區別。從整體行文的論述看來，似乎劉書傾向於哈泰兩韻在現代湘南土話中沒有區別。¹⁴

從上面的文獻回顧可見，現代湘語是否區分蟹攝一等重韻哈泰，不同學者之間的看法頗有出入：就哈泰重韻分合而言，王洪君的分析與柯蔚南的擬測都顯示早期湘語可以區別；周賽紅認為現代湘語方言無法區別哈泰。劉祥友對於湘南土話的分析也是類似的看法。彭建國則沒有相關的說明。再者，即使認為可以區別哈泰重韻，王洪君認為湘語的區別只在端系，也就是局部有別。然而柯蔚南的擬測卻顯示，哈泰兩韻在共同中部湘語各類聲母環境之後都存在區別。

由於學界目前意見紛紜，本文的動機就是要對現代湘語的哈泰重韻是否有別及其具體內涵提出我們的看法。本文將以上世紀迄今出版的十餘種現代湘語方言的語

母後仍然可以找到區別重韻的痕跡。從原始湘語的角度來看，單韻為**oN*/**oʔ* 而談韻為**aN*/**aʔ*。參吳瑞文：〈論現代湘語中的單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中國語言學集刊》11 (2018.11)，頁 77-98。

¹² W. South Coblin(柯蔚南),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¹³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¹⁴ 劉祥友：《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 147。

料（包括《湖南方言研究叢書》及《湖南方言系列》等）為基礎，更深入地而全面地利用比較方法，觀察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表現，並發掘若干具有鑑別功能的同源詞，使哈泰重韻是否有別的論述，建立在一個更為穩固的基礎上。

（二）哈泰之別的判斷標準

根據中古《切韻》框架，中古蟹攝哈、泰兩韻為不同韻目。反切下字截然有別，屬於不同的兩類韻母。進一步參照不同階段韻圖的資料，早期韻圖（如《韻鏡》）將哈、泰兩韻均歸於開口一等，但哈韻列於《韻鏡》第十三轉開，泰韻列於第十五轉開。¹⁵晚期韻圖（如《四聲等子》）併轉為攝，以獨立二等韻之有無區分外轉攝跟內轉攝。¹⁶結合韻書與韻圖的資料，可以窺見哈、泰兩韻的異同為：相異之處是主要元音（分置於不同轉），相同之處則為等第及開合（同屬一等開口）及韻尾（同歸外轉蟹攝）。¹⁷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哈泰兩韻上古時期的主要元音不同。在上古音階段，哈韻與 ə 元音關係深，泰韻則與 a 元音關係深。¹⁸在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中，哈韻來自上古之部* -əg （來載海態）及微部* -əd （開哀愷逮），中古的擬音為* -âi ；泰韻則來自上古祭部* -ad （害大蔡）去聲，中古的擬音為* -âi 。¹⁹根據《切韻》架構，哈泰兩韻在中古各類聲母的分布情況如下：

¹⁵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 92-93、110-111。

¹⁶ 藝文印書館編輯：《等韻五種》（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 1-50。

¹⁷ 也許有人認為，等韻學中等第、四十三轉乃至十六攝等概念係屬晚出，與《切韻》韻目分韻的音韻基礎不同。事實上，倘若沒有等韻圖提供的等、轉、攝的各種尺度，端看《切韻》韻目次第，我們無從得知《切韻》206 韻彼此之間的關係，更不能明白系聯後諸小韻（例如東韻下的紅類小韻和弓類小韻）的具體內涵。再者，源於唐代中葉的「字母」和「等韻」之學，係以《切韻》韻目為其分析之對象，並取韻書反切代表字一一填入。可見等韻學是針對《切韻》韻目進行結構分析。總之，等韻學可以深化吾人對《切韻》韻目內涵之認識，早已成為上世紀以來研治《切韻》學者之重要憑藉。反過來說，等韻之學雖屬後起，但唐代中葉離中古未遠，僅以「音韻基礎不同」便質疑甚至摒棄等韻學所提供的諸多線索，兩相權衡，得不償失。董同龢對此論之甚詳，應當細讀。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111-112。

¹⁸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70。

¹⁹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表 1 中古哈泰兩韻與聲母結合關係

	幫 P	端 T	泥來 N/L	精 TS	見 K	影 Ø
哈*-âi	一	代	耐	菜	開	愛
泰*-âi	貝	帶	奈	蔡	蓋	艾

根據上表，除了幫系之外，哈泰兩韻在端、精、見、影四系及泥、來兩母之前都是對立的。衡諸《切韻》所提供的音韻架構，如果要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尋求哈泰兩韻的區別，最理想的方式是在相應的聲母之後都找到韻母差異，也就是哈泰兩韻韻母上的「最小對比」(minimal pair)。本文探討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區別，基本任務就是致力於找出哈泰兩韻的「最小對比」。

三、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分合情況

在上一節中，我們簡要地回顧了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相關研究，並指出探討中古哈泰重韻的區別，應當以「找出兩韻最小對比」為觀察的重點。前此也已經有學者（如王洪君）從歷史音韻的觀點，利用重韻的分合類型來區分現代漢語方言，²⁰本節我們則將擴大比較的方言點，同時更深入地去觀察現代湘語內個別方言的音韻表現，並在《切韻》的架構下進行必要的層次分析。以哈泰兩韻的關係來說，現代湘語方言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區分哈泰的湘語方言，另一類則是不分哈泰的湘語方言。底下分別介紹這兩種類型。

（一）區分哈泰的湘語方言

能夠區分哈泰兩韻的現代湘語方言，最早被留意到並根據規則對應進行探討的是老湘語雙峰方言。王洪君曾經相當仔細地介紹了雙峰的情況，並指出哈泰重韻在非見系字有嚴格的對立：哈韻讀 ue/e，泰韻讀 a。²¹底下引述他的說明：²²

²⁰ 參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一書。

²¹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頁 498-499。

²² 資料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

(雙峰方言) 哈韻讀如泰韻 (a) 的有「戴態乃耐猜呆孩埃」(其他讀 ue/e)
 泰 (見系) 讀 a 的有「艾」(其他讀 ue/e)
 泰 (非見系) 讀如哈韻 (ue/e) 的有「蔡」, 其他讀 a

結合聲母韻母及文白異讀兩方面的觀察, 雙峰方言的哈泰類型如下:

哈 (見系、非見系) = 泰 (見系) ≠ 泰韻 (非見系) [= 皆佳]

也就是:

哈白 ue	泰白見系 ue	泰非見系 a
哈文 a	泰文見系 a	

歸納起來, 雙峰方言哈、泰都有文白不同層次的讀音。就白話音而言, 哈泰兩韻的區別保存在非見系, 哈韻為 ue; 泰韻讀 a。就文讀音而言, 哈泰兩韻毫無區別, 全部都讀為 a。

應當留意到, 上述王洪君所提出的音韻層次分析, 其背後存在一個沒有明白指出, 但卻必然存在的前提 (或工作假設), 那就是當處於非見系字這類聲母環境時, 泰韻文讀音與白話音語音形式都是 -a; 換句話說, 就泰韻非見系字而言, -a 韻母是異層 (文讀層、白話層) 同形。這個方法論前提我們也是同意的。基於上述分析與探討, 我們認為雙峰方言中哈泰兩韻的表現, 乃是以中古聲母為條件, 局部地區別哈泰重韻。

(二) 不分哈泰的湘語方言

從目前既有的共時現象上看, 邵陽方言是個不分哈泰的老湘語, 韻母都讀為 -ai。邵陽方言哈泰兩韻同源詞的分布如下:²³

哈韻

ai 戴 tai5、胎苔 thai1、態 thai5、台抬 dai2、代貸袋待怠 dai6
 來 nai2、乃 nai3、耐 nai5、災栽 tsai1、宰崽 tsai3、再載 tsai5
 采彩 tshai3、菜 tshai5、才材財裁 dzai2、在 dzai6、腮鯢 sai1
 賽 sai5、該 kai1、改 kai3、開 khai1、凱 khai3、哀埃 ηai1
 愛 ηai5、海 xai3、孩 γai2、亥 γai6

出版社, 2003)。

²³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泰韻

ai 帶 tai5、太泰 thai5、奈賴 nai5、蔡 tshai5、蓋丐 kai5、艾 ɲai5
害 ɣai6

現代湘語邵陽不區別哈、泰兩韻，全部讀為複合元音韻母 ai。邵陽這類哈泰無別的湘語方言，在各聲母環境的韻母讀音對比如下：

表 2 邵陽方言哈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哈	ai	ai	ai	ai	ai
泰	ai	ai	ai	ai	ai

由此可知，老湘語邵陽方言儘管聲母保存中古音全清、次清、全濁三分的早期格局，不過在哈泰兩韻上則已經走上合流的道路。

應當留意到，雙峰和邵陽都是所謂的老湘語，而哈泰兩韻或分或混存在個別差異。事實上所謂新老湘語的區別，其標準原本就是著眼於中古聲母系統濁音清化與否而不涉及中古韻目（重韻）上的分合關係，所以老湘語中或區分哈泰或哈泰無別，毋寧是正常不過的表現。

（三）現代湘語的哈泰兩韻的音韻現象

透過中古哈泰重韻的框架來看待現代湘語，最為單純的情況就是上面兩節所陳述的局部區分哈泰（雙峰）或哈泰無別（邵陽）。不過若是擴大範圍去考察更多現代湘語的具體情況，實際上的音讀則複雜得多。底下我們觀察長沙、湘潭、益陽、婁底、湘鄉、新化、漣源、衡陽、辰溪、溆浦等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的哈泰兩韻同源詞，以求對現代湘語的哈泰讀音有更全面的掌握。²⁴

²⁴ 以上湘語方言的語料來源分別是：長沙根據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李永明：《長沙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湘潭根據曾毓美：〈湘潭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1993.11），頁 295-305、李永明：《湘潭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益陽根據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婁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方言》4（1987.11），頁 294-305；湘鄉根據李永明：《湘鄉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新化根據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漣源根據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衡陽根據李永明：《衡陽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辰溪根據謝伯端：《辰溪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溆浦根據賀凱林：《溆浦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附帶一提，哈、泰二韻共有六十一組反切，然而應當留意的是，由於《切韻》系韻書是東漢以來到六朝時期反切資料的彙整，因此不乏當時的方言詞或生僻詞，這類語詞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不必然都能保存。因此以下所列同源詞，限於現代湘語中具體而常用的語詞。

1、現代湘語中的哈韻字讀音

首先來觀察中古哈韻字在現代湘語中的讀音情況：

表 3 10 個現代湘語的哈韻字讀音（一）

	長沙	湘潭	益陽	婁底	湘鄉
胎	thai1	thai1	thai1	thue1	thuei1
苔透/定	thai1	thai1	thai1	thue1/de2	thuai1 thei1
戴	tai5	tai5	tai2/tai7	ta5	ta5
代	tai5	tai5/thai6	tai5	due6	tuei6
袋	tai5/tai6	(tei6)	tai5	due6	tuei6
來	lai2	lai2	lai2	le2	lai2
耐	lai5	lai6	lai5	la5	
栽	tsai1	tsai1	tsai1	tse1	tsai1
猜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e1	tsha1
財	tsai2	tsai2	lai2	tshe2	tsa2
菜	tshai5	tshai5	tshai2	tshe5	tshai5
載	tsai5	tsai5	tsai2	tse5	tsai5/dzai5
在	tsai5/tsai6	tsai5/tsai6	tai5/lai5	dze6	tsai5/dzai6 tsei6
腮	sai1	sai1	sai1	sue1	suai1
賽	sai5	sai6	sai2	se5	suai5
開	khai1	khai1	khai1	khue1	khuai1
改	kai3	kai3	kai3	kue3	kuai3
海	xai3	xai3	xai3	xue3	xuei3
哀	ŋai1	ŋai1	ŋai1	ue1	uai1
愛	ŋai5	ŋai5	ŋai7		uai5

表 4 10 個現代湘語的哈韻字讀音（二）

	新化	漣源	衡陽	辰溪	溆浦
胎	thæ1	the1	thai1	thai1	tha1
苔透/定	dhæ2	te2	thai1	dai2	da2

戴	tæ5		tai5	tai5/ta5	ta5
代	dhæ5	tɛ6	tai6	tai6	ta6
袋	dhiə3/dhæ5	tue6	tai6	tai6/tau6	ta6
來	læ2	le2	lai2	lai2	lei2
耐	læ5	la5	nai6	nai6	la6
栽	tsɿ1 災	tsue1/災 tse1	tsai1	tsai1	tsa1
猜	tshæ1	tshɛ3 彩	tshai1	tshai1	tsha1
財	dzhæ2	tse2 裁	tsai2	dzai2	dza2
菜	tshæ5	tshɛ5	tshai5	tshai5	tsha5
載	tsæ5	tse5	tsai5	tsai5	tsa5
在	dzhæ1/ dzhæ5	tɛ6/tse6	tsai6	tsai6	tsa6
腮	sæ1	sue1	suai1	sai1	sa1
賽	sæ5	se5	sai5/suai5	sai1	sa5
開	khæ1	khe5	khai1	khai1	khei1
改	kæ3	ke3	kai3	kai3	ke3
海	xæ3	xe3	xai3	xai3	xei3
哀	æ1	ŋɛ1	ŋai1	ŋai1	ŋɛ1
愛	æ5	ŋɛ5	ŋai5	ŋai5	ŋɛ5

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哈韻字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以上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中，婁底、湘鄉和溆浦三地方言的音韻對應則顯得相對複雜，我們在後文中將針對它們進行個別的音讀分析。

第二、除去婁底、湘鄉和溆浦，從韻母轄字的多寡來看，剩下的 7 種現代湘語哈韻字佔多數的讀音分別是：長沙-ai、湘潭-ai、益陽-ai、新化-æ、漣源-ɛ、衡陽-ai、辰溪-ai。

第三、承上，7 種現代湘語方言中轄字較少的韻母，具體讀音如下：湘潭「袋」tei6、新化「袋」dhiə3／「栽災」tsɿ1、漣源「袋」tue6／「栽」tsue1／「腮」sue1、衡陽「腮」suai1／「賽」suai5、辰溪「袋」tau6。這裡不難看出一個共同的趨勢，那就是上述哈韻的同源詞只跟舌尖輔音（包括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相結合。

第四、從讀音的性質來看，以上 7 種湘語方言中轄字較少的都是白話音，轄字較多的則是文讀音。例如湘潭「袋」白話音為 tei6，文讀音為 tai6。新化「袋」白話

音為 $dhia_3$ ，文讀音為 $dhæ_5$ 。²⁵漣源「袋」白話音為（未完）。衡陽「賽」白話音為 $suai_5$ ，文讀音為 sai_5 。辰溪「袋」白話音為 tau_6 ，文讀音為 tai_6 。

歸納起來，上表 7 種現代湘語的哈韻文讀音具備 -ai（長沙、益陽、衡陽、辰溪）、-ai（湘潭）、-æ（新化）、-ɛ（漣源）等語音形式。至於哈韻的白話音則有 -ei（湘潭）、-iə/-ɻ（新化）、-ue（漣源）、-uai（衡陽）、-au（辰溪），而且在上述方言中主要分布於舌尖音聲母之後。

2、現代湘語中的泰韻字讀音

本節觀察現代湘語中的泰韻字讀音。同源詞表如下：

表 5 10 個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讀音（一）

	長沙	湘潭	益陽	婁底	湘鄉
貝	pei5	pei5	pei5		pei5
沛	phei5	phei5	phei5		phei5
帶	tai5	tai5	tai5	ta5	ta5
泰	thai5	thai5	thai7	tha5	thai5
太	thai5	thai5	thai7	tha5	thai5
大~夫	tai6	tai6	tai5		tai6
奈	lai5	lai6	lai5	la6	lai6
賴	lai5/lai6	lai6	lai5	la6	lai6
蔡	tshai5	tshai5	tshai2	tshe5	tshai5
蓋	kai5	kai5	kai2	kue5	kuai5
丐	kai5	kai5	kai2	kue5	kai5
害	xai5/xai6	xai5/xai6	ai5	ɣue6	hai6
艾	ŋai5/ŋai6	ŋai5/ŋai6	ŋai5	ŋa6	ŋai6

表 6 10 個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讀音（二）

	新化	漣源	衡陽	辰溪	溆浦
貝	px5	pe5	pei5	pei5	pei5
沛	phx5	phe5	phei5	phei5	phei5
帶	tæ5	ta5	tai5	ta5/tai5	ta5
泰	thæ5	tha5	thai5	thai5	tha5
太	thæ5	tha5	thai5	tha5/thai5	tha5

²⁵ 依照羅昕如研究，新化方言的中古濁去字有極少部分字白話音今讀為上聲，例如掉 li_3 、豆 $dhia_3$ 和袋 $dhia_3$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46。

大~夫	dhæ1	ta6	ta5/tai6	ta6/tə6	tha6/ta6
奈	læ5		nai6	nai6	la6
賴	læ5/læ1	la5	lai6	la6/lai6	la6
蔡	tshæ5	tshε5	tshai5	tshai5	tsha5
蓋	kæ5	kue5	kai5	kai5	kε5
丐	kæ5	kə5	kai5	kai5	
害	γæ1	xε6	xai6	xai6	hε6
艾	æ5	ŋa6	ŋai6	ŋai6	ŋε6

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泰韻字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泰韻有唇音聲母字「貝、沛」，同時其韻母讀音與泰韻非唇音聲母字往往不同。我們不根據「貝、沛」兩字來判斷現代湘語中哈泰兩韻的分混，主要原因是哈韻本身沒有唇音聲母字，也就是哈泰兩韻在唇音的聲母條件下缺乏中古架構上的最小對比。此外，「貝、沛」讀音在各湘語中也沒有確鑿可靠的文白異讀相關訊息。

第二、王洪君在分析雙峰時指出，泰韻的「蔡」字與哈韻「菜」同音，都是 tshue5/tshe5。根據上表，我們所討論的 10 個現代湘語方言絕大多數的情況跟雙峰一致：長沙 tshai5、湘潭 tshai5、益陽 tshai5、婁底 tshε5、湘鄉 tshai5、新化 tshæ5、漣源 tshε5、衡陽 tshai5、辰溪 tshai5、溆浦 tsha5。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我們推測「菜、蔡」兩字同音的這個事實，可能早已經存在早期湘語之中，是個別詞彙上零星的合流。

第三、除去唇音字之外，泰韻在其他聲母環境上都跟哈韻有最小對比。泰韻字在各湘語方言中居於多數的音韻規則對應為：長沙-ai、湘潭-ai、益陽-ai、婁底-a/-e/-ue、湘鄉-a/-ai/-uai、新化-æ、漣源-a、衡陽-ai、辰溪-ai、溆浦-a/-ε。

第四、漣源方言的舌根音聲母的例字讀音相當分歧：「蓋 kue5、丐 kə5、害 xε6、艾 ŋa6」。其中「艾」-a 韻母與非舌根音聲母的對應相當。漣源的「蓋」kue5 與哈韻舌尖音聲母後的韻母相同，「害」xε6 與哈韻舌根音聲母後的韻母相同。「丐」讀為 kə5，讀音相當可疑。根據漣源方言詞彙表，有「告化子」kə5 xə5 tsɿ 指「乞丐」，「強告化」[tɔŋ2 kə5 xə5] 指「泛指強行惡要的乞丐」，「告化婆」kə5 xə5 pu2 指「女乞丐」。由此可知，表示乞丐義的「丐」與「告」kə5 同音，推測是「告」的訓讀寫法。至於「告

化」kə5 xuə5 一詞，俞理明考證「告化」（告花）一詞的本字和本義來自「教化」。²⁶ 具體來說，其語義變遷是表示教育感化的「教化」受佛教影響，從六朝起語義轉變為勸人布施，入唐宋時則指佛道教徒求人布施的乞索行為，元代之後進而泛指一般世俗人的乞討。方塊字也寫作「叫化」。從語音上來看，文獻寫作「叫化」是由於效攝二等「教」產生了介音-i-之後，聲母 k 進一步顎化，因此與四等「叫」字同音。同時在語義上，由於乞討時伴隨的叫喚聲，遂以「叫」來書寫。漣源「教」字白話音讀 kə5，「化」字讀 xə5 均屬白話音規則對應，正可作為上述「叫化」來自「教化」的方言證據。

第五、婁底方言泰韻非唇音字有-a/-e/-ue 三讀，其中-a 出現於舌尖塞音，-e 則是與哈韻合流的「菜」字。值得注意的是，婁以-ue 韻母只出現於舌根音聲母之後，顯然以聲母為條件。

第六、溆浦方言泰韻非唇音字有-a/-ε 兩讀，也是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a 分布於舌尖音聲母環境，-ε 分布於舌根音聲母環境。

歸納起來，以上 10 種現代湘語方言的泰韻字讀音，根據聲母的不同可區別為兩類：泰韻唇音聲母字讀為-ei（長沙、益陽、湘鄉、衡陽、辰溪、溆浦）、-ei（湘潭）、-ε（漣源）、-ɿ（新化）。泰韻舌尖音聲母字讀為：-ai（長沙、益陽、湘鄉、衡陽、辰溪）、-ai（湘潭）、-a（婁底、溆浦）、-a（漣源）、-æ（新化）。舌根音聲母字則在若干方言中存在較為特別的音韻對應。

（四）個別現代湘語哈泰兩韻的音讀分析

上文我們看到婁底、湘鄉、溆浦三個方言的哈韻字讀音較為複雜。本節我們就把觀察的範圍聚焦於此，具體探討這三個方言的哈泰兩韻的情況。

1、婁底方言

首先觀察婁底。在婁底方言中，哈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²⁷

²⁶ 俞理明：〈從「教化」到「告花子」——漢語中的詞義感染〉，《古漢語研究》4（2005.12），頁 88-91。

²⁷ 語料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頁 294-305。

哈韻

a	戴 ta5、態 tha5、耐 lai5、猜 tsha1
e	台抬苔青~de2、來 le2、裁災 tse1、宰崽 tse3、載再 tse5 才財材裁 tshe2、采彩睬 tshe3、菜 tshe5、在 dze6、賽 se5、埃 ηe1
ue	胎苔 thue1、貸 thue6、待怠殆代袋 due6、鯢腮 sue1、該 kue1、改 kue3、 開 khue1、海 xue3、亥 yue6、哀 ue1

泰韻

a	帶 ta5、太泰 tha5、奈賴 la6、艾 ηa6
e	蔡 tshe5
ue	蓋巧 kue5、害 yue6

根據以上婁底的讀音表現，利用中古《切韻》的架構，我們可以把婁底方言哈泰兩韻同源詞的音讀排列如下：

表 7 婁底方言哈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哈	e、a、ue	e	e、ue	ue	ue
泰	a	a	e	ue、a	ue

跟雙峰方言比較起來，婁底方言的情況比較複雜，說明如下：

第一、婁底方言哈韻的主要元音，除去「戴態耐猜」四字讀低元音 a 外，絕大多數都是不高不低的中元音 e，或者是複合元音 ue。這些例字中有一個需要特別說明，那就是借貸之「貸」。「貸」，《廣韻》反切他代切，中古透母去聲字。「貸」在婁底讀 thue6，請留意湘語婁底是保存中古全清、次清、全濁聲母三向對立的現代方言。從「貸」thue6 的讀音來觀察，其聲母、韻母都符合哈韻的演變規則，唯獨聲調是例外。我們推測是「貸」受偏旁「代」（全濁定母）影響導致聲調上發生陰去改讀為陽去的不規則讀法。²⁸

第二、進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婁底哈韻 e 和 ue 兩類韻母的關係。根據前此所引述王洪君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雙峰的哈韻在非見系字也有 e、ue 兩類韻母，婁底的情況類似。基於層次分析的觀點，我們暫時把湘語雙峰和婁底的 e、ue 處理為同一個音韻層次的不同變體，也就是 ue~e。從語音成分本身來看，ue、e 之間倘若存在

²⁸ 翻檢《漢語方音字匯》，「貸」的讀音可確切反映他代切的有溫州 the5、廣州 thai5、陽江 thei5。官話方言如北京讀 tai5 與「代」同音，蘇州讀 de6、雙峰讀 due6、南昌 thai6、梅縣 thoi5、廈門 tai6、福州 tai6、建甌 to6 從聲母與聲調來判斷，也是受偏旁影響而讀同「代」。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頁 144。

演變關係，應當是 $ue > e$ 而非相反，因為音段成分的無中生有較為不易。另外，泰韻的清母字「蔡」在雙峰、婁底兩個方言中都跟哈韻去聲「菜」同音 $tshe5$ ，也就是哈泰非見系字有零星合流的情況，這某種程度也提示我們 e 是一個相對較晚的讀音。所以我們推測 ue 在時間上早於 e 。

第三、婁底哈泰兩韻見影系字韻母同讀為 ue ，屬於哈泰兩韻的局部合流，與雙峰的表现相同。

第四、婁底哈泰兩韻都讀為低元音韻母 a 的，分布於哈韻端系、泰韻端系、泰韻見系等。哈韻讀低元音 a 的現象零星且參差，我們認為這是哈韻晚近從優勢語言（官話）傳入的文讀音。至於泰韻的低元音 a ，會因聲母發音部位而分析為不同性質的讀音：就泰韻見系而言屬於文讀音，就泰韻非見系而言則為兼屬文讀音與白話音，也就是異層同讀的形式。

2、湘鄉方言

在湘鄉方言中，哈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²⁹

哈韻

uei	胎 $thuei1$ 、代袋 $tuei6$ 、海 $huei3$
uai	苔 $thuai1$ 、台 $tuai2$ 、腮 $suai1$ 、賽 $suai5$ 、開 $khuai1$ 、改 $kuai3$ 、哀 $uai1$ 、愛 $uai5$
ai	來 $lai2$ 、裁災 $tsai1$ 、菜 $tshai5$ 、載 $tsai5$ 、載 $dzai5$ 、宰載 $tʂai3$ 、采 $tʂhai3$ 、在 $tsai6$ ³⁰
ei	苔 $thei1$ 、台 $tei2$ 、臺 $dei2$ 、在 $tsei6$
a	戴 $ta5$ 、猜 $tshai1$ 、財 $tsei2$

泰韻

uai	蓋 $kuai5$ 、藹 $uai3$
ai	太 $thai5$ 、大 $tai6$ 、奈賴 $lai6$ 、蔡 $tshai5$ 、丐 $kai5$ 、艾 $ɲai6$ 、害 $hai6$
a	帶 $ta5$

根據以上湘鄉的讀音表現，利用中古《切韻》的架構，我們可以把湘鄉方言哈泰兩韻同源詞的音讀排列如下：

²⁹ 李永明列有中古音與湘鄉話的比較音韻，頗稱便利，不過其中若干內容與同音字表略有出入。下表以同音字表的材料為基礎，根據我們自己的歸納來陳列語料。李永明：《湘鄉方言》，頁 179。

³⁰ 「在」字於湘鄉同音字表中列有 $tsei6$ 、 $dzai6$ 、 $tsai5$ 三讀，但考察語法材料，則只有 $tsei6$ 和 $tsai6$ ，並無 $dzai6$ 或 $tsai5$ 。對於 $dzai6$ 和 $tsai5$ 我們暫時存疑，「在」讀 $tsai6$ 據語法例句補入。

表 8 湘鄉方言哈泰兩韻的韻母對比

	端	泥來	精	見	影
哈	uei、uai、 ei、a	ai	uai、ai、ei、 a	uai、	uei
泰	ai、a	ai	ai	uai、ai	uai、ai

湘鄉方言的哈泰兩韻語音形式更為豐富，說明如下：

第一、單元音 a 韻母分布於哈泰兩韻舌尖塞音與塞擦音聲母之後，轄字相當有限，我們認為它屬於晚近的韻母形式。

第二、複元音 ai 韻母分布於哈韻泥來與精系聲母，泰韻全部的聲母環境，雖然哈韻端、見、影沒有 ai 的讀音，不過我們推測，這是受到某種哈泰不分，且同讀為 ai 的其他方言的影響。換言之，湘鄉方言的 ai 韻母是哈泰無別的層次。

第三、複元音 ei 韻母，只分布於哈韻舌尖塞音與塞擦音聲母之後，顯然是屬於哈泰有別的韻母。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湘鄉方言中讀 ei 韻母的哈韻字，從中古音來看是與流攝一等「頭豆走勾口厚」等合流。從讀音上來看，我們推測它與三合元音韻母 uei 有密切的關係，屬於 uei 失落介音的簡化形式： $*uei > ei$ 。

第四、三合元音 uei、uai 兩個韻母，在分布上完全不與泰韻的非舌根音聲母結合。由此可知，它們呈現出哈泰兩韻在舌根音聲母條件下合流，在非舌根聲母下有別的這類音韻格局。至於 uei 和 uai 兩個韻母彼此之間的關係，我們推測它們是同一個層次的不同變體，uai 在性質上較 uei 存古。從音節結構來看，假設低元音 a 在高元音 u 和 i 之間高化為 e 較為合理，假設中元音 e 在兩個高元音之間低化為 a，似乎較不可能。

這裡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胎、苔」中古是同音字，但今讀分別是 *thuai1*（胎）和 *thuei1*（苔）；又「台、臺」也是同音字，但今讀分別是 *thuai2*（台風）、*tei2*（天台）和 *dei2*（臺）。遇到這類情況，將 uai 和 uei 分析為不同的音韻層次，或者將它們視為同一個音韻層次的不同變體，兩者都是可能的方案。我們傾向於後者，主要是著眼於 uai 和 uei 在音節結構上的相似性，但也不排除另一個方案有成立的可能。³¹

³¹ 若主張將 uei 和 uai 分析為不同的音韻層次，那麼任務就是要找出帶來這個音韻層次的漢語方言，而且這個方言本身的哈泰也必然是有別的。

然而不論選擇哪一種分析方法，湘鄉方言哈韻讀為 uai、uei 韻母，它們可以與泰韻相區別，這一語言事實則是確定的。

歸納起來，湘鄉方言的哈泰兩韻有豐富的語言現象，除去晚近零星的表現，大致可以分析為兩個主要層次：1.哈泰無別，均讀為 ai 韻母；2.哈泰有別，且哈韻及泰韻舌根音聲母字讀 uai。哈韻的非舌根音聲母字還有 uei (ei)，屬於哈韻早期 uai 韻母的高化變體。

3、溱浦方言

在溱浦方言中，哈泰兩韻今讀的情況如下：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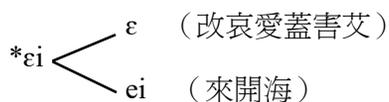
哈韻

ei	來 lei2、開 khi1、海 hei3
ɛ	改 ke3、哀 ηɛ1、愛 ηɛ5
a	胎苔 tha1、苔 da2、戴 ta5、代袋 ta6、耐 la6、裁災 tsa1、猜 tsha1、財 dza2、菜 tsha5、載 tsa5、在 tsa6、腮 sa1、賽 sa5

泰韻

ɛ	蓋 ke5、害 he6、艾 ηe6
a	帶 ta5、泰太 tha5、大 ta6、奈賴 la6、蔡 tsha5

溱浦方言哈泰兩韻的語言現象比起婁底和湘鄉相對單純，不過也相當具有啟發性。整體來看，溱浦的單元音 a 韻母分布在各種聲母環境，屬於哈泰無別的音韻層次。溱浦的單元音 ei 韻母只出現在哈韻，無疑地屬於哈泰有別的讀音。至於單元音 ɛ 韻母，從分布來看，這個韻母只出現在泰韻舌根音以及哈韻舌根音，屬於哈泰有別的類型。進一步跟 ei 韻母比較，我們推測這個哈泰有別的哈韻讀音為 *ei，這個早期韻母 *ei 在舌根音環境丟失介音 -i，少數字（開、海）保留韻尾 i。保留韻尾 i 的則由於韻尾的影響，主要元音提升為 ei，也就是：



附帶一提，溱浦方言今讀為 ei 的哈韻字，也與流攝一等韻母合流。因此現代溱浦方言的「來、樓」兩字同音，均讀為 lei2。

³² 賀凱林：《溱浦方言研究》。

四、現代湘語中哈泰有別的鑑別詞

以「哈泰分合」作為標準，利用《切韻》音韻框架與現代湘語比較歸納得出的語音規則對應，可以從音韻上把現代湘語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哈泰有別的方言，例如雙峰、婁底、湘鄉、溆浦等；一類是哈泰無別的方言，例如邵陽、長沙、益陽等。

本節我們換個切入的角度，從詞彙本身來觀察現代湘語的口語詞中是否仍然有可以區別哈泰兩韻的語詞。一般而言，與書面詞相較，口語詞在語音上多半能保持早期的樣態。再者，從詞彙角度出發進行同系姊妹方言（這裡指的是湘語內部）的橫向比較，可以透過嚴格音韻規則對應交叉比對的方式，積極地篩選出正確的本字或消極地排除掉不正確的本字。應當留意的是，口語詞彙往往存在音字脫節的現象，要把口耳相傳的語詞的讀音與書面文獻的方塊字聯繫起來，須仰賴本字（也就是漢語語源，*etymology*）的考證工作。整體而言，本節的研究內容是在既有的音韻對應以及前人本字認定這兩方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比較方法去發掘現代湘語中哈韻的本字。

（一）表示牲畜疫病的名詞「災」

在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用來指涉牲畜的急性傳染病或瘟疫的名詞為「災」（祖才切）。例如：³³

- 1、衡陽[tsai1]：①瘟；②災。發災 fa2 [tsai1]，遭瘟；災死[tsai1] sɿ3，瘟死。³⁴
- 2、辰溪[tsai1]：災豬子[tsai1] tsu1 tsɿ3，瘟豬；災雞子[tsai1] tei1 rsɿ3，瘟雞。³⁵
- 3、婁底 tsue1：tsue1 tey1 tsɿ0，染上急性傳染病的豬；介哩 tsue1 ka0 li0，牲畜因急性傳染病而死亡；tsue1 tein5，牲畜的急性傳染病。³⁶

³³ 請留意引用湘語語料時，凡讀音外加方括號[]者，表示該讀音在該方言中屬於哈泰不能區分（無別）的讀法。

³⁴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37。

³⁵ 謝伯端：《辰溪方言》，頁 308。

³⁶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95。

發□xua7 tsue1，牲畜染上急性傳染病。³⁷

4、新化 tsɿ1：瘟。³⁸

從字形字義來看「災」與「栽」同。許慎《說文解字》釋「栽」謂「天火曰栽」。段玉裁注：「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曰災。按經多言災，惟此言火耳。引申為凡害之稱……今惟周禮作栽，經傳多借災為之」。³⁹「災」在現代湘語方言乃是用來指牲畜的疫病瘟疫，詞義有若干變化，大致仍符合段注所謂「凡害之稱」，李永明的衡陽方言和謝伯端的辰溪方言所採用的，都是音義相符的正確語源。

(二) 表示翻筋斗和倒立的動詞「栽」

在不少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有一個表示肢體動作的語詞，具體語義內涵包括「翻筋斗」（翻跟斗）和「倒立」兩個義項。首先來觀察詞彙用例：

1、長沙[tsai1]：倒栽葱 tau5 [tsai1] tshən1，倒立。⁴⁰

2、湘潭[tsai1]：倒栽根 tɔ3 [tsai1] kən1，倒栽葱。⁴¹

3、衡陽 tsuai1：翻筋斗 tsuai1 tein1 tɔu3，栽筋斗。⁴²

4、湘鄉[tsai1]：倒栽葱 tau5 tsai1 tshen1。⁴³

5、新化 tsɿ1：栽丁丁 tsɿ1 tin1 tin1，翻跟頭；栽□丁丁 tsɿ1 a5 tin1 tin1，倒立。⁴⁴

6、婁底[tse1]：栽翻壇[tse1] xuā1 dā2，倒立行走；栽天豎[tse1] thī1 zy6，倒立。⁴⁵

7、漣源 tsue1：栽翻壇 tsue1 xua1 ta2，倒立行走。⁴⁶

所謂「翻筋斗」，是指「頭手同時著地，臀部翹起，腳用力一蹬，使身子翻轉過來的

³⁷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77。

³⁸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57。

³⁹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頁 489。

⁴⁰ 李永明：《長沙方言》，頁 409。鮑厚星等收錄長沙方言的「倒立的動作」為 tau5 li7 tsɿ0，不用「倒栽葱」。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頁 143。

⁴¹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408。

⁴²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36。

⁴³ 李永明：《湘鄉方言》，頁 388。

⁴⁴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87。

⁴⁵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86。

⁴⁶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頁 191。

一種動作」。至於倒立則是指「以兩手支撐身體，頭朝下，兩腿向上豎起」。⁴⁷由此可知，兩者共同的語義內涵是頭部朝下，以手撐地，至於雙腳則是蹬地借力之後朝上。根據以上引述的現代湘語材料，不少學者均將這個詞寫為「栽」（祖才切），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本字。在華語中「栽」也有類似的語義，例如「栽跟頭」是指人體失去平衡而導致下肢彎曲而跌倒；又有「倒栽蔥」是「戲稱人摔倒時，雙腳朝上的姿態」。⁴⁸臺灣閩南語也有「倒頭栽」to5 thau2 tsai1 這樣的詞，意思是，「人摔倒的時候，雙腳朝天的動作」。⁴⁹

我們推測，翻筋斗及倒立之所以用栽植義動詞的「栽」，乃是取義於栽種時以秧苗埋入土中，植物破土後朝上生長，根部在下者為頭（首）。倒立或翻筋斗時人的頭部在下，雙腳朝上，經由認知將其形象化之後便稱之為「栽」。

從語音對應上來看，表示倒立或翻筋斗的動詞，不論在現代湘語中的音讀屬於哈泰無別或哈泰有別，其語音形式[tsai1]（長沙、湘鄉）、[tsai1]（湘潭）、tsɿ1（新化）、[tse1]（婁底）、tsuɛ1（漣源）基本上都符合各方言內部哈韻本身的規則對應。若干特殊的讀音如衡陽方言 tsuai1，我們認為它的本字也是「栽」，讀音亦屬哈泰有別層。不過這個字在衡陽的音韻演變行為，必須從原始湘語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將在後文中予以申說。

（三）表示被雨淋的動詞「載」

在現代湘語口語詞彙中，「淋雨」的動詞不用「淋」，而使用一個有別於其他漢語方言的動詞。⁵⁰首先來觀察現代湘語的用例：

⁴⁷ 參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翻筋斗〉，《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4782&word=%E7%BF%BB%E7%AD%8B%E6%96%97>（2021年11月1日上網）。

⁴⁸ 參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倒栽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38316&word=%E6%A0%BD%E8%B7%9F%E9%A0%AD>（2021年11月1日上網）。

⁴⁹ 參看姚榮松主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2021年11月1日上網）。

⁵⁰ 現代各漢語方言使用的詞彙包括：「淋」（官話、粵語）、「沃」（閩語）以及若干語源不明的 tueʔ7、

- 1、長沙[tsai6]：□雨[tsai6] y3，淋雨。⁵¹
- 2、益陽[lai5]：在雨[lai5] y3，淋雨。⁵²益陽方言去聲不分陰陽。
- 3、湘潭[tsai6]：在雨[tsai6] y3，淋雨。⁵³
- 4、雙峰 dzua6：□雨 dzua6 y3。⁵⁴韻母 ua 為例外讀音，與其他哈韻字讀 ue 不同。
- 5、邵陽[dzai2]：□雨 dzai2 y3。⁵⁵聲調陽平為例外讀音，與其他湘語不同。
- 6、衡陽[tsai6]：載雨[tsai6] y3，淋雨。⁵⁶
- 7、湘鄉 tsua6：遭雨 tsua6 y3，淋雨。⁵⁷
- 8、婁底 dzua6、dza6：□雨 dzua6 y3、dza6 y3，淋雨。⁵⁸
- 9、新化 zɿ1：zɿ1 y3，淋雨。⁵⁹新化今陰平調的中古來源包括清聲母平聲及濁聲母去聲。

現代湘語中表示「淋雨」的動詞，其語源為中古舌尖塞擦音帶音聲母的去聲字。我們認為其本字正是李永明所寫的「載」。翻檢《廣韻》，「載」的讀音與釋義如下：

載，作亥切，年也。哈韻上聲精母字。

載，作代切，年也、事也、則也、乘也、始也、盟辭也。哈韻去聲精母字。

載，昨代切，運也。哈韻去聲從母字。⁶⁰

考察「載」的三個切語，其中的「昨代切」正符合現代湘語的音韻規則對應，進一

tuk7、tɔk7 等等。參看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淋雨」相關詞條。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頁 331。

⁵¹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頁 117。

⁵²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頁 110。

⁵³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286。

⁵⁴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頁 331。

⁵⁵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頁 43。

⁵⁶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374。

⁵⁷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271。「遭」，作曹切，遭逢。今湘鄉表淋雨的 tsua6 為陽去調，聲調不符合規則對應；韻母方面，效攝一等豪韻在湘鄉之規則對應應當讀為 au（刀曹高豪），讀為 ua 也是孤例。由此推測「遭」並非正確之本字。

⁵⁸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頁 73。

⁵⁹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22。

⁶⁰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頁 274、389、391。

步需要說明的是語義的變化。昨代切的「載」意思是運也，在早期文獻中則有承載、承受的意思。《禮記·郊特牲》：

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⁶¹

由「地載萬物」可知，「載」是「承載義」動詞。雨水從天而降，人被降下的雨澆淋。根據「承載」這一核心語義，換個角度來看，處於下方的人淋雨就是人去承載雨水。無獨有偶地，以「承載義」動詞用來表達淋雨的這個語義，可見於唐代詩人作品，相當值得注意。唐人韓偓〈雨中〉詩：

青桐承雨聲，聲聲何重疊。疏滴下高枝，次打教低葉。
鳥溼更梳翎，人愁方拄頰。獨自上西樓，風襟寒帖帖。⁶²

這首詩名為〈雨中〉，其中所謂青桐「承雨」，就是處於下方的青桐接受由天而降的雨水（淋雨），進而在雨中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從相同語義動詞平行構詞的觀點來看，早期漢語（唐詩）可以用「承雨」為「淋雨」，則現代湘語也可以用「載雨」表示「淋雨」。

另一個深具啟發性的例證來自現代與湘語鄰近的方言，那就是位處湘粵交界宜章土話的語料。⁶³在宜章土話中，「淋了雨」這個句子讀為 tshɛi2 tei0 y3，其中 tshɛi2 標為□，表示有音無字。⁶⁴從語義內涵及書面文獻來看，宜章土話的 tshɛi2，語源無疑是署陵切（曾攝開口三等禪母平聲）的「承」。比較宜章土話與中古《切韻》的框架，可以得知以下規則：

- 1、禪母在宜章土話中讀為 tsh（今開口、合口呼）或 teh（今齊齒、撮口呼），如：侍 tshɿ1、臣 tshɛi2、城 tshɛi2、蜀 tshu5、仇 tɕhiəu2。
- 2、曾攝開口三等韻母讀 ei 者有：蒸 tsei1、證 tsei5、升 sei1、興 hei5、應 ei5。
- 3、中古濁母平聲字在今宜章土話中聲調讀為陽平。

⁶¹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686。

⁶²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7826。

⁶³ 沈若雲：《宜章土話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⁶⁴ 沈若雲：《宜章土話研究》，頁 114。

由此可知，宜章土話 tshɛi2 一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與中古署陵切「承」字完全相符，是正確的語源。

歸納起來，宜章土話中的「承雨」tshɛi2 y3，一方面印證了漢語歷史文獻（唐代詩作）中「承雨」的用例。另一方面，它也為現代漢語的平行構詞現象提供有力的共時證據。基於早期漢語文獻及現代宜章土話兩方面的證據，我們認為湘語中表示「淋雨」的動詞語義核心是「承載」，現代湘語中[tɕai6]、[lai6]、zɿ1 (<*zɿ6) 這些讀音，其語源就是昨代切的「載」。

另一個應該留意到的是婁底淋雨有 dzua6、dza6 兩讀，聲母及聲調均符合規則對應，只有韻母讀複合元音 ua 或單元音 a 讓人存疑。雙峰只有 dzua6 一讀，對應的情況也跟婁底的 dzua6 沒有兩樣。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湘鄉方言的 tsua6 無疑地與婁底、雙峰的 dzua6 同源。我們認為 dzua6、tsua6 這些讀音也是屬於哈泰有別的哈韻讀法，後文將進一步說明該詞在婁底、雙峰、湘鄉中的音韻變化。

（四）表示魚類呼吸器官的「鰓」

「鰓」，《廣韻》反切為蘇來切，釋為「魚頰」也，現在用來指魚的呼吸器官。現代湘語方言中指稱魚類呼吸器官為「鰓」的詞例如下：

- 1、長沙[sai1]：y2 sai1，魚鰓。⁶⁵
- 2、益陽[sai1]：y2 sai1，魚鰓。⁶⁶
- 3、湘潭[sai1]：sai1 pɔi，魚鰓。⁶⁷
- 4、雙峰 sue1：sue1，鰓。⁶⁸
- 5、邵陽[sai1]：魚鰓巴子，zy2 sai1 pa1 tsɿ0，魚鰓。⁶⁹
- 6、湘鄉 suai1：y2 suai1，魚鰓。
- 7、婁底 sue1：y2 sue1，魚鰓。

⁶⁵ 李永明：《長沙方言》，頁 291。

⁶⁶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頁 129。

⁶⁷ 李永明：《湘潭方言》，頁 324。

⁶⁸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頁 150。

⁶⁹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頁 105。

8、新化[sæ1]：魚鰓巴子，y2 sæ1 pa1 tsɿ0，魚鰓。⁷⁰

9、漣源 suɛ1：鰓巴子，suɛ1 pɔ1 tsɿ0，鰓。⁷¹

從音韻對應上來看，以上各湘語方言表魚類呼吸器官的「鰓」是可靠且準確的同源詞，語音形式包括[sai1]（長沙、益陽、邵陽）、[sai1]（湘潭）、sue1（雙峰、婁底）、[sæ1]（新化）、suɛ1（漣源）。

這裡附帶探討一個與「鰓」同音的詞：「顴」。《廣韻》載「顴，顴頰，俗又作腮」。從語音及語義兩方面來看，從魚從思的「鰓」（魚類呼吸器官）與從頁從思的「顴」（腮）實際上是同一個語詞的不同方塊字寫法。本義應是人的臉頰下方，之後引申為魚口部兩側開合呼吸的器官（一般指鰓蓋）。底下我們將指人臉頰下方的「顴」全部寫為「腮」。

在湘語中，指人雙頰的語詞大多為三音節詞：「腮幫子」或「腮巴子」。在這類三音節詞中，「腮」的讀音為：長沙[sai1]、益陽[sai1]、衡陽 suai1、婁底 sue1、雙峰 sue1、邵陽 sai1 pa1 tsɿ0、湘鄉 suai1、新化[sæ1] pa1 tsɿ0、漣源 suɛ1 pɔ1 tsɿ0。整體而言，魚「鰓」之「鰓」與「腮」幫子之「腮」基本上都是同音。附帶一提，衡陽方言的詞彙表中缺了「魚鰓」這個義項，但收錄了 suai1 pa1（腮幫）這個詞。⁷²了解「鰓」和「腮」的音韻地位及語義內涵後，我們可以放心地把衡陽方言的「腮」與其他湘語方言的「鰓」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五）現代湘語中哈泰有別的鑑別詞

根據以上四個小節的說明，我們認為現代湘語中可以用來區別中古時期哈泰兩韻的鑑別詞至少包括「災、栽、載、鰓」這四個語詞。從中古音韻地位來看，它們都是哈韻精系（精、從、心母）的同源詞，也就是可以用來尋找有別於泰韻的哈韻鑑別詞。底下羅列上述這四個鑑別詞，同時列出哈韻端系定母「袋」字一同參照：

⁷⁰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140。

⁷¹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頁 133。

⁷² 李永明：《衡陽方言》，頁 251。

表 9 現代湘語五個哈韻鑑別詞表

	袋	災牲畜疫病	栽倒立、翻筋斗	載淋雨	鯁
長沙	[tai6]	—	[tsai1]	[tsai6]	[sai1]
益陽	[tai5]	—	[tsai1]	[lai6]	[sai1]
湘潭	tei6	—	[tsai1]	[tsai6]	[sai1]
衡陽	[tai6]	[tsai1]	tsuai1	[tsai6]	suai1 腮
湘鄉	tuei6	—	—	tsua6 韻!	suai1
婁底	tue6	tsue1	[tse1]	dzua6 韻!	sue1
雙峰	tue6	tsue1	—	dzua6 韻!	sue1
邵陽	[tai6]	—	—	[dzai2]調!	[sai1]
新化	[dhæ5] ⁷³	tsɿ1	tsɿ1	zɿ1	[sæ1]
漣源	tue6	—	tsue1	—	sue1

根據上表，從「袋災栽載鯁」這五個哈韻鑑別詞來看：

第一、現代湘語中的長沙、益陽、邵陽已經完全無法區別哈泰兩韻，韻母形式都是 ai。

第二、湘潭中古定母「袋」今讀 *tei6*，屬於哈泰有別的音韻層次，但中古精系精、從、心等已經無法區別哈泰，韻母均為 *ai*。

第三、婁底、雙峰、漣源大致可以區別哈泰兩韻，除去淋雨的「載」，其他哈韻鑑別詞的韻母讀音為 *ue* 或 *ue*。

第四、衡陽方言只有倒立的「栽」和面頰的「腮」讀為 *uai*，是哈泰有別的哈韻讀音，其他「袋災載」已經成為哈泰不分的音韻層次，讀音是 *ai*。

第五、湘鄉方言的定母字「袋」讀 *tuei6*，心母字「鯁」讀 *suai1*，可能是同一個音韻層次的韻母在不同聲母環境下的分音。

第六、新化方言的「袋」*dhæ5* 是文讀音，屬於哈泰無別的音韻層次，「鯁」*sæ1* 也是哈泰不分的讀音。至於「災栽載」這三個鑑別詞在新化方言中都是屬於哈泰有別層次，韻母為 *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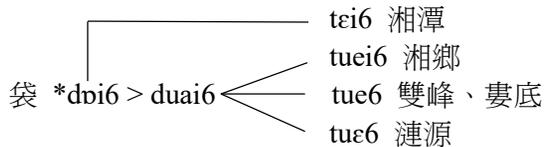
⁷³ 根據羅昕如研究，新化方言「袋」有文白異讀，文讀音為 *dhæ5*，白話音為 *dhia3*，其中聲調例外地由去聲讀為今上聲，同時韻母讀 *ia*，與流攝一等定母「豆」完全同音。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頁 46。

五、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的語音演變

根據 Coblin 的擬測，共同中部湘語的哈韻字可以構擬為 ***vi**。⁷⁴我們基本上同意該韻母的設定，並認為它就是原始湘語的哈韻字形式。由於共同中部湘語的 ***vi** 韻母同源詞（開 ***khvi1**、愛 ***ŋvi5**、代 ***dvi6**、栽 ***tsvi1**、來 ***lvi2**）連同本文上面提到的袋、災、栽、載、鯁等同源詞完全不雜一個中古泰韻字。我們進一步認為這是中古哈泰有別在原始湘語中的具體表現，其時代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的南方江東方言。

擬測原始語是為了解釋語音演變。從原始湘語哈韻 ***vi** 這個語音形式出發，我們認為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絕大多數的湘語方言第一步變化是元音分裂（vowel breaking），也就是 ***vi** > **uai**；緊接著第二步變化是元音受介音和韻尾影響而高化，然後韻尾進一步丟失，也就是 **uai** > **ue**。

現在以「袋」這個同源詞為例，說明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方言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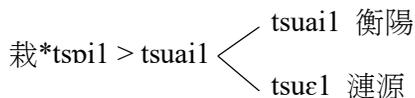


以「袋」這個同源詞來看，現代多數湘語方言都有合口介音，我們認為這是早期後低圓唇元音 ***v** 分裂為 **ua** 的某種痕跡。其次，湘潭和湘鄉目前都有韻尾，顯示為原始湘語的哈韻字擬測韻尾 ***-i** 是必要的。另外，湘潭方言「袋」的韻母是 **ei**，它可能未曾經歷過元音分裂（***vi** > **uai**）這個變化，而是韻尾 ***-i** 直接影響主要元音，使之成為展唇元音並使得發音部位趨前。

現在再來看「災」這個同源詞的演變：

災 ***tsvi1** > **tsuai1** > **tsue1** 雙峰、婁底

另外，表示倒立或翻筋斗的動詞「栽」的演變是：



⁷⁴ W. South Cobl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pp. 116-117.

「災」和「栽」中古為同音字，因此我們可以將上述兩個同源詞的演變放在一起觀察。從現代湘語方言的讀音來看，衡陽方言「栽」的讀音顯示確實經歷過元音分裂的變化；現代湘語方言 **ue** 和 **uẽ** 這類韻母是音節結構進一步簡化的形式。

「鯢」（腮）這個同源詞的音韻演變如下：

鯢***spil** > **suail** $\left\{ \begin{array}{l} \text{suail 衡陽、湘鄉} \\ \text{sue1 雙峰、婁底} \\ \text{suē1 漣源} \end{array} \right.$

與「災栽」一樣，衡陽、湘鄉 **uai** 韻母的讀音顯示***vi** 的第一步演變，也就是元音分裂。雙峰、婁底、漣源則是韻尾 **i** 丟失的韻母。

新化方言「災栽載」的韻母都是 **ɿ**，在音變的解釋上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它也發生了***vi** > **uai** 元音分裂以及韻母簡化，今讀為單元音是進一步簡化的結果。第二種可能，則是新化方言並未進行元音分裂這個演變，現今的韻母形式是直接由***vi** 單元音化而來：***vi** > **ɿ**，亦即韻尾***i** 影響主要元音 **v**，使元音提升並展唇化後***i** 本身失落。目前缺乏關鍵的證據去判斷哪一個方案更好，暫時兩說並陳。

最後來說明表示「淋雨」的「載」的語音形式。上面我們看到，表示淋雨的「載」在湘鄉讀 **tsua6**，在雙峰和婁底讀為 **dzua6**，韻母屬於例外讀音。從原始形式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這類韻母是由於***vi** 發生元音分裂成為 **uai** 之後，音節韻尾***i** 偶然失落使然。也就是：

載***dzoi6** > **dzuai6** $\left\{ \begin{array}{l} \text{tsua6 湘鄉} \\ \text{dzua6 婁底、雙峰} \end{array} \right.$

「載」這個案例顯示，探討不規則的音變時若能有相對可靠的祖語擬測形式，將可望妥善地說明形成例外的音變過程。

根據吳瑞文之前的研究，六朝江東方言中哈泰兩韻的音韻對比，可以在現代的閩語、吳語和贛語中找到若干痕跡。⁷⁵另外，參照 Coblin 的共同中部湘語擬測以及本文的哈韻同源詞，在在顯示現代湘語可以區別中古的哈泰兩韻。底下把原始閩語、

⁷⁵ 吳瑞文：〈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0：2（2017.3），頁 144-176。

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共同贛語及原始湘語的中古哈泰兩韻對比陳列出來：⁷⁶

表 10 四種原始漢語方言及六朝江東方言哈泰兩韻的韻母擬測

	哈韻			泰韻		
原始閩語	代*doi6	災*tshoi5	愛*ŋoi6	帶*tai5	賴*lai6	艾*ŋai4
原始處衢吳語	胎*thəi1	菜*tshəi5	礙*ŋəi6	帶*tai5	賴*lai6	艾*ŋai6
共同贛語	胎*thoi1	菜*tsoi1	礙*oi5	帶*tai5	賴*lai6	害*hai5
原始湘語	代*dvi6	災*tsvi1	開*khvi1	帶*tai5	賴*lai6	艾*ŋai6
六朝江東方言	*oi			*ai		

根據以上四種原始漢語方言哈泰兩韻同源詞的原始形式，我們將六朝江東方言的哈韻擬測為*oi，將泰韻擬測為*ai。根據這些原始漢語方言的語音線索，哈韻主要元音帶有合口性質，位置偏後而較高。泰韻則是不帶合口成分的低元音。

六、結論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獲得以下幾點認識：

（一）關於現代湘語是否區分一等哈泰兩韻，我們認為原始湘語應當可以區別中古哈泰兩韻，保留六朝江東方言一項重要的音韻特徵。由此可知，現代湘語也存在六朝江東方言這一早期的音韻層次。

（二）就哈泰兩韻的分合而言，現代湘語中的邵陽（所謂老湘語）和長沙、益陽（所謂新湘語）都有不分哈泰兩韻的情況；反之，能夠區別哈泰兩韻的，也不乏新湘語（如湘潭）和老湘語（如湘鄉、衡陽、新化、婁底、雙峰、漣源）。可見哈泰兩韻分合在不同湘語方言的步調頗不一致。

⁷⁶ 六朝江東方言，乃是指六朝時期通行於南方的漢語方言，這個方言或稱江東方言（參梅祖麟）或稱金陵音系（參丁邦新）。在方法上，丁邦新指出《切韻》應當分別擬測為北方鄴下音系與南方金陵音系，其中吳語、贛語、老湘語與金陵音系（即江東方言）有密切關係。至於閩語中的江東方言層次參見吳瑞文的全面性論述。梅祖麟：〈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2001.2），頁 3-15。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5-73，原載《中國語文》6（1995.12），頁 414-419。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三) 過去探討現代湘語哈泰之別時，主要是利用中古音框架，在現代湘語中尋找音韻對應。本文於音韻規則對應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規則來發掘詞彙證據。具體來說，現代湘語中不乏本字不明確或者雖有本字但未能妥善論證音義關係的語詞。本文由前人研究出發，仔細比較現代湘語次方言中「災」(牲畜瘟疫)、「栽」(倒立、翻筋斗)、「載」(淋雨)及「腮」(魚類呼吸器官、人的兩頰)這些口語詞，並將各湘語次方言的語言形式一一聯繫起來，從而指出這些詞其實正是現代湘語中有別於泰韻的哈韻鑑別詞。

(四) 在論述語音演變時，本文不直接從既有的中古音(《切韻》音系)擬測來探討演變。相對地，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由下而上(bottom up)建立對應，擬測古語形式；之後才從擬測的原始形式出發，由上而下(top down)地來說明演變。我們認為，原始湘語的哈韻字可以如 Coblin 擬測的 Common Central Xiang，設定為 **vi*。從 **vi* 這個形式出發，現代湘語各次方言絕大多數經歷過兩階段的變化：(1) 元音分裂 **vi* > *uai* 以及 (2) 韻尾丟失 *uai* > *ue* (*ue*)。⁷⁷少數湘語方言如湘潭(袋 *tei6*)或新化(災 *tsɿ1*、栽 *tsɿ1*、載 *zɿ1*)則可能沒有(1)這個階段。本文也從原始形式出發，探討若干方言中「載」(淋雨) *tsua6*、*dzua6* 這類例外讀音，我們認為這是 **vi* 發生元音分裂成為 *uai* 後，韻尾 *i* 偶然失落的不規則形式。

由於《切韻》韻目及等韻圖都不是表音的資料，因此建構中古音音值的辦法是根據現代漢語方言的讀音來推測。⁷⁸哈、泰兩韻在江東方言中的音值也不例外。本文不同於前人之處，在於以原始漢語方言，而不是個別的現代漢語方言作為重建的基礎。另外，本文選擇的原始漢語方言在地域上也與六朝江東方言有地緣關係，因此我們所重建的哈、泰的擬音便與前人不同。

⁷⁷ 本文假設哈韻在原始湘語為 **vi*，並認為它在現代湘語的演變是元音分裂，對中古開口哈韻之所以讀合口的原因已經提出解釋。那麼另一個問題是，泰韻今讀合口韻母，是否可以直接由 **ai* 變來？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若干湘語方言(如湘鄉)的泰韻開口見系是局部地先與哈韻合流(**ai* > *vi*)，合流之後才發生元音分裂，因此泰韻見系「蓋」字在湘鄉的演變是 **kai5* > *koi5* > *kuai5*。值得注意的是，泰韻開口「帶泰太奈賴蔡」都不發生元音分裂的這項語言事實，這顯示共同湘語中泰韻開口非見系字保持為 **ai*。

⁷⁸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39-180。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4。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藝文印書館編輯：《等韻五種》，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論文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66-187。

*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65-73。

*王洪君：《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吳瑞文：〈蟹攝開口一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分析及相關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0：2（2017.3），頁144-176。

*吳瑞文：〈論現代湘語中的覃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中國語言學集刊》11（2018.11），頁77-98。

-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李永明：《長沙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李永明：《湘鄉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李永明：《湘潭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李永明：《衡陽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方言》4（1987.11），頁 294-305。
- 沈若雲：《宜章土話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5。
-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俞理明：〈從「教化」到「告花子」——漢語中的詞義感染〉，《古漢語研究》4（2005.12），頁 88-91。
-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 梅祖麟：〈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2001.2），頁 3-15。
-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 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
- 曾毓美：〈湘潭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1993.11），頁 295-305。
- 賀凱林：《溆浦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 劉祥友：《湘南土話語音的歷史層次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 鮑厚星、陳暉：〈湘語的分區（稿）〉，《方言》3（2005.8），頁 261-270。
-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 儲澤祥：《邵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謝伯端：《辰溪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日〕辻伸久：〈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布〉，《中國語學》226（1979.11），頁 1-12。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 Li, Fang-Kuei (李方桂).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edited by Chao-ying Shih and Chi-hsien Cha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pp. 59-65.
- (二) 網路資源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s://dict.revised.moe.edu.tw>（2021 年 11 月 1 日上網）。
- 姚榮松主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2021 年 11 月 1 日上網）。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o Hou Xing, Chen Hui, “Areal classification of Xiang Language (Draft)”, *Dialect 3* (Aug. 2005), pp. 261-270.
- Dong Tong He, *Han Yu Yin Yun Xue* [Chinese Phonology]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CO., LTD, 1993).
- Li Fang Kuei, *Shang Gu Yin Yan Jiu*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Mei Tsu Lin, “The Survival of Two Pairs of Qieyun Distinctions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Zhong Guo Yu Wen* 1 (Feb. 2001), pp. 3-15.
- Peng Jian Guo, *Xiang Yu Yin Yun Li Shi Ceng Ci Yan Jiu*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Hierarchy of Hunan Phonetics]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Ting Pang Hsin, *Chong Jian Han Yu Zhong Gu Yin Xi De Yi Xie Xiang Fa* [Some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in *Zhong Guo Yu Yan Xue Lun Wen Ji* [Paper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 Wang Hong Jun, *Li Shi Yu Yan Xue Fang Fa Lun Yu Han Yu Fang Yan Yin Yun Shi Ge An Yan Jiu*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ethodology and the Case Studies on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Wu Rui Wen, “On the Strata Analysis of First Division Unrounded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Proto Min and Related Issue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2 (Mar. 2017), pp. 144-176.
- Wu Rui Wen, “On Tán/Tán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Xiang”,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Nov. 2018), pp. 77-98.
- Zhou Sai Hong, *Xiang Fang Yan Yin Yun Bi Jiao Yan 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honology of Hunan Dialects] (Changsha: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Phil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5).